

新
唐
書

三五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唐書二百九十五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更鄂郎元集賢醫撰臣宋祁奉
敕撰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
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
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
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
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
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
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
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則暨孫
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
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斤奴鼓城彭思義陳岷田
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丘張利見

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
襄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
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
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壁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
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
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既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
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鄆縣曹少
微涪城趙煙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
澠巴西韋士宗文博榮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
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峒上饒鮑嘉福虞
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疑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
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
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
新徐惠譚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亘張

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邗漴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立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沈之單父劉九江無棟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旻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百病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珽解縣南銀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曰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恂歙縣黃

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
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
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
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
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
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
小說者名字不參見它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
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
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
有虎狼依之焦懷蕭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載左骹廬于墓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
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淚涕賜纁帛而去

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貴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顯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

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廷樹鳥鷄令鬪且
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
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
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塚因號義成塚武德中深州別
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
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女甫十歲問父所
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馱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
父齒也少玄鑿膚閱旬而獲遂以兵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
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
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
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
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

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
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休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
書上考固辭召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
表留進朝請即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子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
以情賊閱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
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
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禡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成洛州母
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
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
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驥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
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

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廷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晁爲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亭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且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

喪明有白鳥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
裴氏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
黃令爲下所訟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哥之試命作
賦賦工父罪已釋表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
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
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臂不能
乘劬彝自爲輿往迎旣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輦終服以著作
郎兼脩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自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
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啜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
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坐木白兔馴
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法
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

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兩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為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為陛下殺之謀洩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任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

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壁誚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篡素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篡素仁復告審素與摠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篡素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旣而更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瑄尚幼徙嶺南父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瑄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瑄斫其馬万頃斃不及鬪爲琇所殺條所以殺万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誚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

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爲誅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使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

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
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
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
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脩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
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
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
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
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
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
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
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
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
也時躉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

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卒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卒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駑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寬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

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
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
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
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鄴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
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
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
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
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顛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
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
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
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

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益益醉拉憲危死買得以益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益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候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墳作家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

替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非自天命
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
巨病躬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
蒼昊旻首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
隣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
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
孝子士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
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興父
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
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
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
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
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
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
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
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旨胤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
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
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摺膺腐耻寒暑者在廬草木悴死鳥
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籍
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
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季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
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若如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替天人建
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
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
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言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

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甕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
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擗哭曰
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
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
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
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
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畧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
墓曰孝子墓詔爲列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
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庶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
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

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弟而已父也子子也兄也
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
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
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隱逸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子中書令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吳郡奉

敕撰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貴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于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

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絜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佗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

承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
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
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
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柰
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
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
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績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
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
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
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茫之野過動
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
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韋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億驟
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齧善
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絜以

雁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推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情麋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曰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摠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

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
愈疾柰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
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
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
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
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
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鈇劑聖人和以
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柰
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
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
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
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
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

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脩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肅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

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令左
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帝
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
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
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宮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
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
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時
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塵野高宗聞其
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
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它日至劉禕之家見賜
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
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
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

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說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說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來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

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官官扶入宮中與語甚
說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救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
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
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
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
冲垢鱗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贖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
也先是定州崔元龜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
祿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
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
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訐其
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遂
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曰鑿墓自為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板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鐙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眚腫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替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閣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

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盧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出舊居今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无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間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啻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卧寬僦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擅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復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

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
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
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
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
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
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然章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
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
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
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
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
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
札耳復問神仙治鍊瀆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
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

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歷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盧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杖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坵若蠅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

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令人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談諷諭。似方士。剡之不錄。直取其隱

既宋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譚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

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譚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脩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二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負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捨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

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
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爲會
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
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
已前卒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
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一百餘
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
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
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
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
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
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子亭號其山
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諷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木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椽僑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表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常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芳艸言間辯捷類

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敲筆輒成常撰漁歌憲宗圖
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
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實建德爲
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誘
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碎殞樓下曾
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
置刺史爲政三年爾重且寢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爲監察
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
已孤借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
協律郎召擢累司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
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
書束帛備禮敦遣旣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
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脩撰述睿重次

地里志本末昆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懇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駟帝特命給焉六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脩絮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垢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

羽澆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
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雉艸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
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
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
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伧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
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
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茗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
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
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
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
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
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
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
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

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窟篋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禡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採刺無休

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黷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宋

祁

奉

教

撰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亦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曰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媯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即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昏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柰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弟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救益州給兵護送刺史實軼疾其功詠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陳君賓陳邠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糗糧少今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大府少卿轉少府少監

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去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媪廬宇所時葱因教曰弟還舍脫有益當告令媪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葦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楊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為江左且望幸若巡行勒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天會卑濕而陞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誦毀幾得罪而免為字文化及脅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苜為隋水部即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柸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糶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發朝一日謚曰平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許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

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荅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十九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慮愚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至遠子畚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逢蠹欽雖斷豎一閱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畚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有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邊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嵩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巨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貴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桀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

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祐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斲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尚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諡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顓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顓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弊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寇永歲溢壞室廬漫如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

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捕
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
德幹矜酷烈杖殺人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
也德幹為襄滅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公復
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迹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
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
館學士以靈懷貞黨誅德幹歷澤州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孟食三
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比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
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
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圖書嘉尉永徽中為平
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
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
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迹入為
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佑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為尚名然次真彊摯疾
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謫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丞傳鬼道

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諡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即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惠且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辯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且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巨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諡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雋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

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
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
默啜為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
生孰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庭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
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殺者
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嵩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
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
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更侵而反懷古
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
易之哉荅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采歸所掠出
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
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
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
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
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
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潁漳連年之溢人
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鄆水至
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
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
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
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
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三人
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奏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
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
橋鄆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
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
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
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秘書郎始賣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為大理
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
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之海略定滄棣等州輕

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
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
亂野如執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
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
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為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珣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臯領江西荆襄節度
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
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貲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
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
止之脩學官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
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
陽縣男卒諡曰夷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
為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鄲即
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
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
然為發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舟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珽以洗馬事太子承
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
太子琨以右中護為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麻歲陽尉
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
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責以取貨號私覲官舟曰使
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貧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
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粥鬻
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
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
者欲釋不誅舟上疏以為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
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舟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
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置隱
州觀察使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
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舟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
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舟召工教為

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至于官免其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真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比且實丹治狀愈明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泉上冊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略云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比日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

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具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芋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負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疾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入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盜後為解素喧呼疾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又愬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

表為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僭遂
不下開成中江南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璿分道賑卹使有拍還
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藪結酋豪自王偽署官
吏發教 膾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根株般熾弘宣下檄脅
諭賊黨稍降其黠彊者署軍中尋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徒
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自簡省又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
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
能滿直教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
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
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惠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甚當次以
為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
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
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泗口徭稅人以為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
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黑黑鑿膚夸詭力剽效坊閭元賞到府

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
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
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
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
軍元賞下除袁王傳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
與賓屬蜀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譎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
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各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
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
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
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
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
遺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京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
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
過三人廉約蓋資貞性云

儒學列傳上第二百二十三

唐書一百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書省監修國史直學士

救撰

高祖始受命鉅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橐鞬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晁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

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筭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全集京師文治焯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被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稗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无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

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
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炎埃官勝私
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為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
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
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
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
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
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
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
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
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郎尚元
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
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

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揚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荅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

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荅曰密君子能受卿生之指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卽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閩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

閒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
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
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
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
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
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
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
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
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
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
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
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

于祕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
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
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
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
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
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
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
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
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
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
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
州摠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
不得調窶其子員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

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
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
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
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
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
隨方曉荅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
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
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
先貴勢雖商賈官宦至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
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
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
罪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
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
客巾褐褰帔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

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
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
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
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
有司多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
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
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
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
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待
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
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
邑里歌之高祖下爾書并勞終鄆州刺史撰漢書疑師古多資
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

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

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綰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
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
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
雖死不恨剗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
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
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穴博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
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
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
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
世司業時人美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
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
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馬嘉運魏州繁
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

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一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為太子引為宗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暉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惣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佻敏悟絕人惣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

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情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爻辭隋大業中爲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負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

大詛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
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
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
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
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
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
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
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
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
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且
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
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墀臣皆
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

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劾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丈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

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
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
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剥喪黎元故
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
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林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
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
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
彥趙李玄植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
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
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
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棕請武
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
戾古越禮者棕損國廟數勃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

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
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
間為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
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
士入隋為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
原引為客以經受秦王義寧初為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
擢貞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
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荅曰公家德業天
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
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
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
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
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

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疆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省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求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閤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諡曰康陪葬昭陵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馱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歧疑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

文懿譬言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孫倚相仕爲祕書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塵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獍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

不出戶廷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荅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敷勉封武陽縣侯進

秘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
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
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諡曰博叔牙字延
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
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
者宜先讀此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无
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
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為說不指蒼旻為天而以昊天帝當北
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
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
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
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為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
麗于地以日月為天草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北五帝四郊又
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

郊圓丘爲一立枹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立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芗與帝郊饗夏禘黃帝郊鮒殷禘饗郊冥周禘饗郊禘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奉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

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令旨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筭可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日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曰偃卧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系再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變金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

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
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
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興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
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立齡嘗
稱播陳壽之流乎立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
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篇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
名家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
議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
時以著作郎兼脩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監景通者
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
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
復踐其官及職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
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
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
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
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
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
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儒學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三

卷之二十一

...

...

...

...

...

儒學列傳中第二百二十四

唐書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在集賢殿備撰吳昶奉

敕撰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諡曰平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斐試廉按果得其姦孝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

楊思立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劼數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劼數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調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撻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卽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

麤裘冒頓之裔解辨削袵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无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
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
忠孝公廟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
无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
以職樞劇許閒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依欽州卒年
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一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為賦異之十四而孤
及壯寬厚長者舉秀乃才及第為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
三年上三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
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
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
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卻芮亂國而缺外諸朝秘康蒙戮而紹死
于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

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為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摠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撈死俄以禮部侍郎為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脩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泐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劔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為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嵩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宴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

耳義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
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
大酺集賢慢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
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
故多所諳識凡七當撰次高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
太子少保諡曰文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好皆明圖史
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
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
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
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
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元
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
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

成均助教孔立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
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
帝天也昊天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
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
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
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鮌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立曰禘郊祖宗
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
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
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
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
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
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

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
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
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
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
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
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脩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
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負以
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
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擢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
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脩國史宗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
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
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
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

免死後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劾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
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
擁杖而號劾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雅
劾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為兗州都督
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
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
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
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楮
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暉李憲
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阻詰其言元感緣璉申
釋音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
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睽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拜太
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

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

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朞之喪三年朞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旣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末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叵如之何

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暮哭母彼詐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柬之不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摠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脩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于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

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
爲親跡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
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
以象生時朔食號曰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
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
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旣大祥即四時焉此
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于
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
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曰祭諸寢月祭諸便殿
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
廟外寢園皆無復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
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禩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墀歲貢魏晉
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

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禕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匕鬯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瑩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

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
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
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祕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爲雍王記
室亦以學聞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傳諡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
若齋焉驚悟志思開澈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
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
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
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潭思經術舉訢
訢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
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
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
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
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

子監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閻仁諷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詎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王藻閏月王居門是

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
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
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繆
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王
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
帝五人帝也立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
不疑諸侯受朝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朝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
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
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摠頒十二朝
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
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
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
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
也天子以正月上辛摠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

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
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曰
東門之外聽朝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
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
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以隘乎陛下幸建明堂
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
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禮廢今用四孟月
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
久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柰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
子司業郭山暉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被社鬯鼓祝奉以從
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
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

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乘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士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立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

高稷也高稷與胙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帝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為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列於廟為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遷

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

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續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姁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性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豷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弃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

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

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
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
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
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
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
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
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
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
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
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
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
尚婚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
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及其弊則尚婚媪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

冠冕者略佞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一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鑄希鑄撰姓氏

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錯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
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
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
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頴士殷寅孔
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
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
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
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
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
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
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餓死
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

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箠闕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
罪自當處使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自慎等
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賅諉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
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
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脩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
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
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无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閣肩輦
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
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良朽蟬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
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
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即拜懷素
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
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
臨汝丞宋辭王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

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
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
母暉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
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祕書少監盧備崔
沔為脩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然懷素不善著
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諡曰文
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脩書學士草定
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
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
无量等奏脩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暉述欽總緝
部分踐猷愜治經述欽治史暉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錄
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猷
行果子釗直暉述灣立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
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悝

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祕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
矣愜仲丘老病還鄉里紹伯卒于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立
默集賢直學士利徵出為山荏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于家子釗
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陽尉
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曉左補闕覃萊
州別駕坐誣告刺史詠遠方藏之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
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
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
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為五摠龜謂龜千年五
聚問無不知也初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
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
八少子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
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

中自誓事祖母如賓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鷺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畫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己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訔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姝割耳訴冤訔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左耳毀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鄞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荅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官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

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次口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評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諡曰惠從父楨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諡曰溫子季誦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劄去之說子埒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埒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埒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柰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儒學列傳中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二百

宋 祁 奉 敕 撰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入皆走觀无量尚幼讀書若不聞眾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暉建言皇后為亞獻无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又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璠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无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為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甚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坐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无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

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宴輿許乘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
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无量鄙其言以
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
之以應變異舉暖良搏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諂諛絕世則天人和會
災異記息帝是崇語專駕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
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
章祠桓譚豕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
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火立
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
得承龍帝納其言即詔无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在所
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
中甲乙叢倒无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
彙整比无量為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僕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曹曹參
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
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
君幸巨觀書賜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自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

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為麗正
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无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
學无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郝常身郭謙光潘元祚
等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无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
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无量朕
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苑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
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
無量與馬懷素為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疾行果亦踐其選雖
賞賚益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
令徐楚璧初雁制舉二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文集賢院學士帝屬多
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
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
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哭喪嘗謂仁傑曰下之事
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
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景雲帝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捷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又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玉褚右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以左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受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明助教施劭本采獲刊綴為五篇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

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賈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華百篇魏氏病羣言冗脛采衆說之精簡刊正其龍君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龍君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舊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白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以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末信而獨智為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曰忿恨龍君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之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趣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音意

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篇王亦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效康成兒子慎寧道孔聖語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曰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侏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既設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曰廟欲何多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蜀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曰太子比先帝家嗣列聖志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朝也魯宣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其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曰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接禮停祠人其謂何

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暮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功親未盡廟
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
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
言廟必有配帝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且升配睿宗肅明皇
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
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
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
庚不序陽甲而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
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廟有天下者從
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
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
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
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
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王丞嘗禘於廟此皆違之
魚目文公二年躋僖於閼上後太室壞春秋書且災說曰僖雖閼兄嘗為之臣

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死閔公卒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曾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全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之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和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畀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之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數金度曰殷之帝之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之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之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尊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序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

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
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
崇其宗廟毀及何漢出更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
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
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三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
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乎子猥引僖公逆祀為
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曰平子與
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各軋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寺不能屈蘇頌右博
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廷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
不鏤去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
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
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
攘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
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
殿使人識其舊旨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去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

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曰可貞即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三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其籍孺閔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三君相見卿為上賓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即中太常丞之比上士負外即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士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為集賢院脩撰踰年遷右補闕秘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

言古者父在為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托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愛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没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竟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齋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豐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官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齋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之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齋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

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舂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齋而舂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令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嫡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為无理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言各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母服或舂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舂而禫終三年或齋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撰起居舍人又時典章差駁仲丘發命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之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明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雲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雲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詠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

昊天與日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禮臣自用貞觀禮季秋祀五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帝矣請禮臣自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者著集賢直學士疾行果薦子元及平陽勸會直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帻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山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太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具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齎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羣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入東都唯子元母裴韋述以學士從乃從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裴分為傳行果者各入歷國子司

業侍皇太子讀空贈慶王傳始行果會具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
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
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友訓德會真大學生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
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辭而廢
條目數百自是輕重之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
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弄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
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
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至尊當時稱是開元
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知章校書郎孫季良
大理評事咸廩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明助教范仙厦為校
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
季良廩業知章呂向皆為直學子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
卒冬曦性放達不胥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員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
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高別傳王嗣琳以天子校書
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業亦坐事左遷餘抗令仙厦善講論後

為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匡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父辟牖而會親族敘訣自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孝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皇有薦愔者召對喜其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顯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參軍以友塔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取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喜如其剛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以秘書監卒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劼叔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百言水甸服黃鍾啟靈璉瘞在三庚墮遇七中己年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

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欽說
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上宅者。屢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
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年。苑并
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
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
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
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鷲服其智。欽說雅為李林
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為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
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圮竭德宗。以克鈞為靈夏。邠運糧。便轉米
峙塞。下守者。遂安。盧僎吏部尚書。從原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為學士。終吏部員
外郎。兄補中宗時。歷若補闕。默啜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補
上疏。以為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事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
正法紀功。則我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
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負購辯勇。結諸蕃。以圖
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補終
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太賢未調臨海尉丹楊主簿樵瀛
居其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衽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
條為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中中之敝野商人承之以訶訶之敝
鬼周人承之以文之敝僂救僂黃若忠夫又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
未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
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死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
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中當變而
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
揀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
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三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責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
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
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揀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
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
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
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數善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

年甲七曾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註摭例請匡損毋負纂會之號纂
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
秋施去句以詩仲子陵表舜韋彤韋苗以禮禮蔡庸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
名其學而去句于陵最卓異去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謂助教
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去句撰春秋
傳未其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呈去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
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旁求然後為得和子陵
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遇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
正太祖東鄉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與聖廟其言典正後異
論紛沓復為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
為榮終司門員外郎于陵以文義自怡及至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夏秦不絕如系至漢興劉歆書令
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浸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自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矣聖十
五義或綴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訛三家不本所
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

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彤名溫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界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矣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用燕具執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簋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絜膳羞珍百啣嗜之饌美臠甘旨謂之饗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弁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䟽感時致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䟽廟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味願罷夫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

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葦彘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天鹽荒廢蹶役密邇非幽安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吾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比旨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亦自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形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形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比日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宣都王叔明五母孫兼為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京曰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雍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

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其姦賊唾掌復與帝不聽京
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帝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
死請祀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念京密白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
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三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
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諾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
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
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大皇征西
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
家宜別為獻懿三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
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
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
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求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
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與上至禘祫時輒
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於讓等有成議不

為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嶽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禘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宋毀已升藏於二桃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禘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禘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禘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桃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禘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禘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義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谷可準乎臣等謂宜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

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三主於西室以
本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去壇而墀壇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
所屈更部郎中柳冕等十二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
主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主
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主廟
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至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葬以去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
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
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
而毀唐豈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
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
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
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
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動貧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
垂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

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桃歲祫及壇墠終禘
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
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
遷主采漢並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負外郎
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
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
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
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
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斂乎魏
晉始祖率近始祖比皆有遷主引閔宮詩則永閔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
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閔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
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
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三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食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
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
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

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三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身於下國謂且奉主祫與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九禮有隆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比日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比日自為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尊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丕禘祫義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不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三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祫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藏三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祫與聖廟禘若祫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太皇祖宗必尊太

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王祔德明與
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胡
不言大王王季則大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大王王季之
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
獻懿主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與聖
廟什七天子尚尤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曰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
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與聖廟凡禘祫百身詔
增廣與聖二室會祀曰溥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
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
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宮侍憚輒及之請更其所宰相未
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廟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官人帝曰京議善
卒不從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郊
御史中丞李汶訕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負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
殿學士帝疑京為已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迫駭走出罷
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費
乞負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乃復

誰實召亂為我言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
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久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
而陳京趙贊為帝稅屋架其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各與信宵人剝下佐
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其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伯
宣辭著作佐即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為最其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徵主叔文
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鄉食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
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大自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昇用縛諫者不聽
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瓊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
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
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
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
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
不喪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土月而葬太子喪服
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皇太子

且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而除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乃謂當
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
衰三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母每服三日除入謁則
服黑主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太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
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
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而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
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
顧不重哉父在為母其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
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
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黑主終喪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
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
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曰臣子也不宜其
異且自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
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公門變服令其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
侍非公除比里里奪情事緣金華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
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多遠報母之日少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省司更議

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太后母服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侍傷至尊之意特以革車奪也太子公除以黑空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多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空十月小祥三月大祥五月禮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右喪至朝則抑哀承茲實質自子至行唯與服內外宜稱命質請降詔於外無害黑空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誥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替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夏泉州莆田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亮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和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雍右臂也今辟月不附體比彌函郊西極并靡不數百里為外域涇原鳳翔加寧三鎮皆右臂矣潘

擁旌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皇佑鏐李安為司徒官不擇全盧從史于皇暮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二農夫入給百口甃蟲婦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士尸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日卒不足奉一騎將六事比日當時極敝蘊亦韋皇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訟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孰擅地畏內屬拔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諷諭自將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弼薦之於朝出為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多投尸江中藉其妻為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行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介俯首不能對韋公肅隋儀同觀城約七世孫元和初為太常博士兼脩撰憲宗將耕藉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天子少傳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温嶠繼室三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梁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比日夫

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與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姬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大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上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二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為常又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苟納天官等引忌時已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禮禮徒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采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詎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詩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

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受人乃知其為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閹弑吳子餘祭問閹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太子訓問對曰古閹寺今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為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列傳第二百二十五